

「不覺得碧潭這名字很美嗎？」忘了是哪時候，只記得曾經有位朋友喜孜孜的這樣對我說。或許是因為從小就聽著這名字，看著這般的風采，所以當友人踏上碧潭吊橋開心的轉過頭笑著問我時，一時語塞，只笑笑的回應道：「是呢。」

兩個不及我腰身的孩子不顧身後的母親提醒，嬉鬧著從我身側跑過去，兩三步跳上台階，跑上吊橋。不一會兒那兩個孩子便沒入在人群裡，僅隱隱約約地聽見他們開心的聲音。

還有一些時間吧？我把抱在胸前要歸還圖書館的幾本參考書和要拿到郵局投遞的幾封信件放入背包，轉過身走上吊橋。印象中，小時候時常與兄弟在碧潭岸邊嬉鬧遊戲，女孩子家也玩得像男孩子一樣髒兮兮的，心滿意足玩夠回家後，每次都惹得媽媽皺起眉頭，放好一盆子熱水順便多叨唸兩句，那樣的畫面裡總有外公出面緩頰的疼惜：「小孩子就是愛玩！」

吊橋上的風總是吹得非常溫柔、非常舒服，就像盈滿了愛意的搖籃一樣。

我的視線又再次被那兩個活潑的孩子捕捉住，他們粗魯的跑過來木板橋面，一點也不在意橋的搖晃。

呀，他們可真是勇敢，我不禁心想。

雖然曾經我在河岸邊像個熊孩子，但橋上可不是我的地盤了，以前的我非常害怕踏上吊橋，當傍晚時分，外公挽著我的手走上吊橋，看哥哥領著弟弟這樣一趟又一趟鑽來跑去，就剩我牢牢的牽住外公的手，屏住氣，就連靠近護欄欣賞河面岸邊夕照映出粼粼的五光十彩波光也不敢。也許外公看小孫女這泫然欲泣的模樣，常常都是只走了半趟就折返。

想想輸了幾場與時間的賽跑後，少了牽引著小手的外公和夕陽斜照下兩個長長的身影，我也可以自己一個人走在橋上了。

那是什麼時候的事？我心中有些惘然。

站定在橋中央，我看著幾隻白鷺鷥振翅低飛，劃過了潭面與山腰，擁入湛藍天空的懷抱。腳底下的碧潭河岸如今少了昔日的靜謐，岸邊進駐了許多商家店舖，而不是年幼時熟悉的撈金魚、打彈珠等等童玩小攤。由於新店溪曲流形成一泓灣潭，碧澄澄的溪水、連接東西岸古色古香的吊橋，是台灣八景之一，吸引眾多遊客來此泛舟、戲水，流連忘返。

我從小看著每日不同的光景而鼓舞心情，晴朗溫暖時是波光粼粼、陰鬱欲雨則是霧氣沉沉，也許其他過客不懂，但這確實都是住在碧潭周遭人們共同的記憶，一聲吆喝「潭光很美」，就有許多一家子的人在傍晚入夜時分到河岸散步談天，共享天倫之樂。

這地方，美得該令人讚嘆，和不遠處的二高雄偉橋墩相比，更突顯了吊橋的小家碧玉。清風撲過頰邊，揚起幾縷髮絲在空中飛舞，這片自幼看到大的景色，還是令我看有些出神。孩子活潑有力的笑鬧聲提醒了我，給自己偷閒的時間並不多，重新調整了背在肩上沉甸甸的背包。

回程時到橋頭的土地公廟上柱香吧？我想著。

給終年守護這片土地的土地公爺爺打聲招呼，謝謝祂看護著這塊瑰寶、謝謝祂曾經照顧著童稚的我，更謝謝這澄靜的碧潭伴我成長，以及牽引我長大的外公。